

三葉

葉

至
葉

善
至
葉

美
至

誠



上海書店印行

葉 三

誠 至 葉 美 至 葉 善 至 葉

行 印 香 堂 文

三 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國幣七元整

著者 葉至善等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上海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滬）

總 1044-45

(198P.) 1000

朱序

這是葉氏男女兄弟三人的第二個集子。第一集「花夢」裏雜文多，這一集裏小說多；但是這些小說似乎還是以紀實爲主。這種寫實的態度是他們寫作的根本態度，也是他們老人家聖陶兄寫作的根本態度。聖陶兄自然給了他們很大的影響，可是他們也在反映這個寫實的理智的時代。他們相當的客觀和冷靜，多一半是時代的表現。

聖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夠讓至善兄弟三人長成在愛的氛圍裏，卻不沈溺在愛的氛圍裏。他們不但看見自己一家，還看見別的種種人；所以雖然年輕，已經多少認識了社會的大處和人生的深處。而又沒有那玩世不恭，滿不在乎的習氣。言爲心聲，他們的作品便透露着這些。他們的寫實並不是無情的，儘有憂憤蘊藏在那平淡裏。不過究竟年輕，筆端雖然時而觸着人生的深處，到了一本正

經發議論，就好像還欠點兒火候。

至善是學科學的，他的寫作細密而明確，可見他的訓練的切實。「花夢」中「成都盆地的溪溝」和「腳划船」兩篇，讀起來娓娓有味。本集裏「某種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從大自然鑽進社會裏，見出人格的發展，難得的還是那麼細密而明確，「雅安山水人物」裏「背子」的描寫便是適當的例子。至誠雖是個小弟弟，又是個「書朋友」，他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却駸駸乎與大哥異曲同工。「 $\square \times$ 魚」和「成都農家的春天」，尤其是後者，真乃頭頭是道，歷歷如畫。他對於人生的體會也有深到處，如「花夢」裏「宣傳」篇所暗示的，意味便很長。

但更可注意的也許是他那篇擬索洛延的小說，「看戲」。索洛延本以「孩子話」著名，還帶着幾分孩子氣的至誠，擬來自然容易像些。可是難在有「我」。這裏有他的父親和母親，有中國這個時代，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頑皮和機智，便不是亦步亦趨的擬作了。這兄弟三人由雜文向小說進展，倒是一條平正通達的路。前些年的小品散文偏重抒情和冷諷，跟小說也許隔得遠些。現在的雜文偏重在報告和批

評，範圍寬了，跟小說也就近了。打穩了雜文的底子再來寫小說，正是循序漸進的大路。兄弟三人似乎都在向這方面努力，而至美的努力最大。

種種小說固然巧妙不同，但是鑄造性格鑄造人物似乎是基本工作，就像學畫的必得從木炭畫下手。至美已經看到這一着。她寫「門房老陳」和「江大娘」，已經能夠教他們凸起在紙上。她能够捉摸着他們單純的特性，重複而有變化的烘托着，教讀者愛上這些人物。這些人物的世界好像跟讀者隔得那麼遠，可是又靠得這麼近似的。這就是至美的努力了。

我初次看見這兄弟三人的時候，他們還都是些孩子。記得還和他們在聖陶兄的亭子間的書房裏合照過一張相來。這張照相該還在那兒箱底下存着罷。現在看見他們長大成人，努力發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難能可貴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興。我是樂於給他們的聯珠續集寫這篇序的。

朱自清，三十三年九月，成都客中。

自序

「花夢」輯成的時候，我們就有個願望，把以後的習作，按着年份，每年選輯成一個集子，作為我們練習寫作的紀程碑，一方面也藉此鼓勵自己。誰知道事實並沒有所想的那麼如意。我們的文字愈寫愈少了，寫成的又很難教自己滿意。因此，直到滿了兩年才選成這個集子。

這兩年來，我們覺得文字愈寫愈難了。動筆之前，煞費心思，總想把他寫得好些，這也就是寫得少的緣故。父親說，想寫得好些，正是我們進步的動力，時常不滿意自己所寫的，也證明我們確實有些兒進步了。我們真個有些兒進步了嗎？父親的話也許是爲了疼愛我們，才給我們這個鼓勵。可是，儘管我們這樣的惶恐，這些文字總是我們花了一番心力的成績，因此仍舊選輯成這個集子。正像我們手摘的花草，總捨不得隨手拋棄，不免揀出幾枝來，插成一瓶，並且希望旁人看一眼我們這

一瓶野花。

懷着這樣的心理，我們就把這個集子的原稿先請朱佩弦先生看一遍，却博得朱先生着實稱讚了一番。我們很知道，朱先生的稱讚，和他在我們父母親面前讚嘆我們的長成，是同樣的意味。而我們也正和聽到他當着父母親的面稱讚我們，有同樣的高興。

這個集子叫做「三葉」，表明是姓葉的兄弟三個的集子，並沒有其他的意義。

三十四年元旦，葉至善。

目次

朱序	一
自序	一
餵蠶兒	一
集體創作	八
史先生	二〇
某種人物	三三
雅安山水人物	四二
(以上五篇至善作)	
江大娘	四八
門房老陳	六八
大衣	八一

默想·····	八八
母與子·····	九四
在郵局裏·····	一〇五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一〇九
拿到了第一次薪水·····	一一九

（以上八篇至美作）

看戲·····	一二九
看書買書·····	一四二
英雄氣概·····	一四九
仁父魚·····	一五九
成都農家的春天·····	一六七
拉路車的·····	一七八

（以上六篇至誠作）

餵蠶兒

當小學生的時候，差不多每年春天都餵蠶兒。蠶兒是從校門口一個賣糖的小老頭兒的擔子上買來的，價錢可不便宜，二眠才過的每條賣一個銅子兒，到大眠過後，就漲到六個銅子兒。——那個時候花六個銅子兒足夠買一條錫紙包的雪茄形的咖啡糖了；雖說如此，只要蠶兒一上市，小老頭兒的糖幾乎一點也賣不掉了，八百多個同學全把買糖的錢花在蠶兒身上。我買的是價錢便宜的一種，便是這一種，我也得陸續地買上一個星期才湊足三四十條。我跟同學們一樣，把蠶兒放在大的香煙盒子裏，盒蓋上用小刀戳了無數小孔，生怕蠶兒悶死。盒子是一刻不離身邊了，上課的時候放在拾板底下，一下課就捧出來，跟同學們比誰的蠶兒長得大些，肥些。

那小老頭兒在賣蠶的日子帶賣桑葉。每天早晨，他背了飽鼓鼓的一大麻袋來。他那模樣兒，我後來念到「李迫大夢」的時候，就在我腦際形成李迫的輪廓。同學

們一見他來了，也就像那些奇異的小矮人，立刻把他包圍住，全都舉起小手爭着把銅子兒往他手掌裏塞。他嘴裏模糊地嚷些什麼，同時一手接錢，一手把連枝帶葉的桑條分給同學們。桑葉從麻袋裏抽出來已經揉皺了，我們在枝條上一片片地摘下來，攤平了，用手掌心仔細抹乾淨，然後裹在着了潮的手帕裏。抹到最後一片，就把他輕輕地蓋在蠶兒身上。一片吃得只剩幾條葉脈了，才又蓋上第二片。每天花兩個銅子兒只能買十餘片，我們不得不這麼儉省。

到蠶兒大眠過後，桑葉的供應就起了恐慌。小老頭兒還是背了一大麻袋桑葉來，一到校門口，同學們立時密密匝匝地將他包圍住，擠得他脚也站不穩，頃刻之間把一袋桑葉搶個精光。那些落後的，只好把準備買桑葉的錢買了糖吃完事。我記不清那時候的糖含在嘴裏是什麼滋味，眼看盒子裏的蠶兒餓得矗起了頭在空中繞圈子，什麼也不在心上了。有些日子僥倖搶到了桑葉，也並不見得就能寬心。上課時候聽着枱板底下蠶兒「沙沙」地吃桑葉，心頭固然高興，可是下了課打開盒子一看，賸下的又只是幾條葉脈了，趕忙給添上，而裹在濕手帕裏的桑葉又只賸得幾片

了，這怎不教人發愁？乾着急無補於事，得設法去找桑葉才對，於是每天功課完畢，同學們就三五成羣的四處去找桑葉。

在上海，市區內是找不到桑樹的，大路兩旁種的全是洋槐和法國梧桐，私人花園，大半小得可憐，哪兒有餘地栽那既不能遮陰又無可觀賞的桑樹？因此，要找就得下鄉去，無論多麼遠，只要聽說哪兒有桑樹，我們非趕去不可。有一回我找到了一棵兩尺來高的小桑樹，一心想掘回家來栽種。我怕傷了他的根，先用刀尖在他周圍的地上畫了個不能再小的圈兒，然後依着圈兒挖。我的工具只是一柄很短的童軍刀，圈兒又似乎畫得大了些，直挖到天黑，還是一點兒影響都沒有，只得依依不捨地蹣回家去。到了家裏，我倒慶幸沒有把那小桑樹掘回來了，要在家裏的「水門汀」「天井」裏栽桑樹，不是神話嗎？又記得那時候我特別厭惡穀樹，因為他很像桑樹，葉子可不能餵蠶兒。

雖然每年餵蠶兒都爲了桑葉煞費心機，可也從來沒有把蠶兒餓壞過。每條蠶兒都能結成堅實的繭子。繭子結成後，我總捨不得用火來烤，只有一回用開水泡了，

將絲捲在鉛筆上。開水沖在繭子上的時候，我很難過，好像自己被困在繭子裏似的，又似乎看到繭子裏的蛹在無可奈何的扭動，掙扎。從此以後，我再不幹第二回丁。

繭子裏的蛹既不忍殺死，隔不上幾天，蛾兒就鑽出來了。蛾兒是多麼惹人愛憐的小生物啊！兩片瘦削的翅膀遮掩着純白的身體，纖小而玲瓏的腿一對對的站得那麼整齊，頭低着，顯得那麼穩重自持，兩顆黑得像炭一樣的眼珠沈靜而深湛。尤其是那兩條觸鬚，一向用來比擬美人的眉毛的，難道還有別的什麼可以同他比並嗎？可是蛾兒再不吃東西了，這使我比找不着桑葉更要着急。他只匆匆地瀉完牠的卵，等那些奶油色的卵漸漸轉成深褐色的時候，牠就縮起纖小的腿倒在一旁了。看了那漂亮的小屍體，我往往鎮日價悶悶不樂，懊恨自己爲什麼多事餵那些蠶兒，平白地惹起些無謂的惆悵。但是到第二年春天，同學們又圍着小老頭兒爭買蠶兒的當兒，我早把這些全忘了，一心只爲桑葉打主意。直到繭子結成了，才又想起那悲慘的結局來。於是把繭子拋在一個永不開的抽斗角裏，以爲這樣總可以不再看到了。誰知

幾天之後，母親無意中把那抽斗抽開了，她看到抽斗角裏的破繭殼，死蛾兒和蠶卵，責罵我說，「小蠶，你怎麼把繭子擱在這兒！大概你早把他忘了？」不，我並沒有忘，我只是不忍再看那悲慘的結局。

進了中學之後就不再餵蠶了。一方面固然爲了像我這樣餵蠶，簡直是枉費神思，結果又落得一場沒趣，另一方面，自以爲年紀大了，不該再幹那些孩子們的玩意兒了。直到臨畢業的那年春天，我才又餵起蠶兒來。那一回的蠶兒是一位低年級的同學送給我的。一天傍晚，我走過一座荒園的牆邊，遇見那位同學正在想翻進園去，他的身子太矮了，高高舉起雙手還是搭不着牆頭，他見我走過，就要我幫他一手。我說荒園裏怕有蛇，問他進去幹什麼，他說園裏有桑樹。這不用問，他餵得有蠶兒了，我知道他爲了桑葉正在怎樣地焦急，於是把他托上牆頭，我自己先翻進牆去，然後將他接下來。採罷了桑葉，又照樣翻出來。歸途上我不經心地問他餵了多少蠶兒，這一問却使他高興非凡，回到校裏，立刻連跑帶跳地將一大盒蠶兒誇耀似地捧給我看，並且分了十條給我。這樣一來，採桑葉不再是他個人的事了，每天清

早傍晚，我們總是兩個人一路，一本正經地翻進荒園去採桑葉。

蠶兒大眠過後就有小指那麼粗了。牠們將六支頭足捧緊了桑葉的邊緣，一刻不息地儘把葉往嘴裏塞，嘴抖顫似地蠕動着，頭忽上忽下，成弧形地擺動着。看了蠶兒那副貪嘴的模樣，使我禁不住發笑。他們一生忙碌的就只是吃，等到把桑葉的精華孕育成雪亮的絲，趕忙吐出來包圍住自己。在那費盡了精力才造成的小安樂窩裏住不上多久，又化裝成爲蛾兒，自己把它咬破了鑽了出來。於是匆匆地瀉卵，匆匆地死去。第二年春天，次代的蠶兒從卵裏孵化出來，又重複那一套，匆匆地吃葉，匆匆地作繭，匆匆地化蛾，匆匆地瀉卵，匆匆地死去。這樣無窮盡的循環多麼追促，多麼單調，多麼寂寞啊！想到這些，我往往會眼看着蠶兒呆呆地怔上半天。

同學們見我對着蠶兒發愣，就譏笑我道，「葉蠶真有閑情逸致呀！會考臨頭了，會整天餵蠶兒玩兒！」我只得找些話來解嘲。有時候我裝作一本正經地說，「別打擾我，我正數蠶兒的脈搏呢！」有時候我反過來譏笑同學，說，「你看，蠶兒正像你一樣，頭朝着天在證牠的九點圓呢。」或者說，「你看，蠶兒的模樣兒多標

致！他努起了小嘴，不是像黃小姐在跟你賭氣嗎？」

後來蠶兒又結成繭子了。這一回我可沒有看見蛾兒打繭子裏鑽出來。會考前一星期，我忽然害起猩紅熱來了，醫生說，非在隔離病院裏住上三個星期不可。因此不得不請求將來補考，父親另外寫了封信給一位同學，託他代我收拾書籍行李。三四天後，我收到那位同學的回信了。那是一張荒謬已極的明信片。正面除了收信人姓名住址外，再找不着一個字。反面畫着兩個咬破了的繭子，一隻蛾兒正從繭裏鑽出來，此外還畫着兩隻蛾兒，彎彎的「蛾眉」給誇張的筆致畫得過於濃重了，旁邊又有無數黑點兒，無疑地是表示蠶卵。右上角打着兩個又粗又大的符號，一個是「？」，一個是「！」。什麼意思呢？教我怎麼回覆這奇怪的信呢？於是兩個又粗又大的符號在我病得很衰弱的頭腦中盤旋起來了。